

S 生活感悟
henghuoguanwu

用耳朵“阅读”

□积雪草



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听书、听新闻、听资讯，不少App也推出“读”的服务，为“听”提供便利，而我，依然喜欢纸质阅读，喜欢翻书时“沙沙”有声的响动，喜欢书页散发出来的纸墨芬芳，喜欢纸质书拿在手里时踏实厚重的手感，喜欢睡前就着一盏小灯读几页书助眠。偶尔兴起，还会找到纸和笔，做几页笔记。我喜欢那些读过的书，像老朋友一般陪伴在我的身边。

最近，视力忽然下降，不能随心阅读，难免有点沮丧。一日闲逛，偶然听到一家电台在播我的文章，便用心听了一会儿。女主播字正腔圆、温暖贴心，充沛的情感，配上优美的背景音乐，清雅悦耳，简直是一种享受。我呆住了，我写的文章有这么美？

于是，独辟蹊径，我尝试用

耳朵“阅读”，每晚睡前听一点点，许多古文晦涩难懂，没有眼缘，我都会选择用耳朵“阅读”，在清越、干净、恬淡的声音中穿行，不求懂得，但求遇见。

用耳朵“阅读”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，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，手忙脚乱做家务的空当，被焦虑失眠折磨得烦躁不安的时刻，还有走路、乘车、候机、等人这些零星散碎的时间，都是用耳朵“阅读”的好时光。

回想起来，我小时候也听过书，不过不是在茶馆里，而是守着收音机听刘兰芳先生讲评书。那年头，我最大的娱乐就是每天放学后迫不及待地跑回家，打开收音机，一边吃饭，一边听书。一人、一扇、一醒木、利索的嘴皮子、吸引人的故事，随着情节的推进，听者仿佛身临其境。也许，就是少时的听书给了我喜欢阅读的习惯，并从此让生活有了更多的诗意和情趣。

听书与看书的感觉不一

样，听书是一个被动接收的过程，浮光掠影，思考少了。如果心情不好，听书是一个治愈的过程，从聆听中获取快乐的感受。看书则不同，能在细节描绘上领略到文字之美，遇到不认识的字词还会去查字典，遇到不懂的意思会多读几遍，反复咀嚼，细细品味，从而学会主动思考。有时候，遇到晦涩难懂的文章，几乎是很难地“啃”下来的，而“啃”的过程会让人收获颇丰。

看书，愉悦的是眼睛；听书，慰藉的是耳朵。有声阅读与纸质阅读并不冲突，我现在以看书为主，以听书为辅。一个人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，又或者是自己喜欢的方式，不断储备知识，丰盈人生，把自己的快乐安放在文字中，建立自己的知识储备体系，并融会贯通，这便是阅读的乐趣。别耿耿于怀哪种途径更好，知识的获取，只要用心，可以是任何形式。

Y 有此一说
ouciyishuo

干 净

□夏生荷

山里人做“鱼冻”的方式很简单：将鱼块用大火熬开，放入盐和去腥味的鱼香叶，然后盛入干干净净的瓷罐内。再将瓷罐放入竹篓中，将竹篓置于山间流淌的清澈溪流中，水深至瓷罐颈部即可。用石块固定住竹篓，任由清凉的溪水冲它。两到三天后，将竹篓取回家中，打开

瓷罐，便会看到一罐干净的胶状物，这便是鱼冻。摆上餐桌，无比诱人。

竹篓放在溪水中的两三天，会被很多山民看见。但没人会将其据为己有，也不会有人故意使坏，推倒或弄脏瓷罐。山民们的心，如同那瓷罐和鱼冻，干干净净。

N 耐人寻味
airenxunwei

算 了

□立新

一般情况下，算了，等同于就这样吧，到此为止，作罢。人的很多决定、心态，都跟算了有关：放下个人得失是算了，放弃提升也是算了；不斤斤计较是算了，不精益求精也是算了；不盲目遵循是算了，不坚守原则也是算了……是否应当算了，关键看是什么事。

在名利面前，应常有算了之心，这些身外之物，不值得我们耿耿于怀。

但在追求真理和干工作上，则不能有算了之念。一旦有算了之念，便会让我们无法获得更大进步，无法实现更多的可能。

R 人生百味
enshengbaiwei

戒 烟

□尤今

爸爸年轻时，有着一口色泽极白而质地极好的牙齿。妈妈偶尔“想当年”时，总说：“笑起来时，一排牙齿，整整齐齐地闪着亮光，好像蒙上了一层釉彩。”有时，我不免偷偷地想道：妈妈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这排牙齿而堕入情网的？

后来，不行了。

那一排让母亲心醉的牙齿，竟然镀上了一层可怕的烟垢。

染上烟瘾的爸爸，抽起烟来，六亲不认，一根接一根，毫不间歇。吐出来的烟气，一团一团，浓浓的、白白的，好似一群在空气里得意地现形的魑魅魍魉。

爸爸后来回忆那一段日子时，说：“办公室里装了冷气，就只有我一个人抽烟，每抽一根

烟，就好像是用一根管子喷出毒气来。当时，我根本不知道二手烟的害处，可怜其他几个年轻的职员，就这样把我喷出的毒气全都吸进肺里去了。唉，真是罪过啊！”

爸爸退休之前，是建筑商。

生意顺畅时，应酬特别多。晚上回来，整个人，都好像是用尼古丁熏过的。进房来看我们，只短短几分钟，那一股浓郁的烟味，便像错植于房间的罂粟一样，盘根错节，纠缠不去。

有一个时期，建筑行业受到世界经济不景气的侵袭，压力犹如从天坠落的巨石，沉甸甸地压在爸爸头顶上，不论白天晚上，时时刻刻，食指与中指之间，都夹着一根香烟，犹如手掌上骤然多长了一根颜色惨白的手指。一根吸完了，立刻点火再吸；少顷吸完，又再点、再吸；周而复始，循环不休。

香烟，是一只报复性极强的魔鬼。爸爸以火去烧它细细瘦瘦的身子；它一进入爸爸的身体，便化成另一把火，汹涌地燃烧。酒足饭饱，客人取出香烟，递到爸爸跟前。爸爸圆圆的眸

膳食的这段日子，爸爸就好像是瘪了气的气球一样，瘦得前胸贴后背，说起话来，喉咙嘶嘶作响，好像一条吐芯的蛇。

终于，健康发出了警告的信号。他咳，咳咳咳、咳咳咳，咳得天昏地暗，胸口胀痛，可是，他却依然烟不离手。后来，他饱受蹂躏的肺终于忍无可忍，以鲜红的血向他发出了“哀的美敦书”——他因肺结核而进了医院。

出院后，便发狠地戒了烟。

戒烟，用的是很传统的办法：在桌上摆了大量的糖果和零食，烟瘾发作时，便把零食胡乱地塞满一嘴。

戒烟期间的爸爸，是个极端不快乐的爸爸。他好似遗失了生命里很重要的东西，终日寡言少语的。我们行经他身旁时，都蹑手蹑脚的，不敢惊动他，怕他脾气不顺，惹祸上身。有时，他又坐立不安的焦躁感，深夜自己一人驾车外出兜风，回来后，垂头丧气，宛如一条不慎被浪潮冲到岸上而失去了魂魄的鱼儿。

我们的家，进入了肃杀的冬季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是冷冰冰的，了无生气与生机。

一日，家里来了客人，是爸爸来自马来西亚的好朋友老张。

爸爸那天兴致很高，留他在家吃饭，叙旧话新，宾主尽欢。

酒足饭饱，客人取出香烟，递到爸爸跟前。爸爸圆圆的眸

子蓦地删除了一道很亮很亮的光，像划过漆黑夜空的闪电，但只短短几秒，脸色便又黯淡下来，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我戒烟了！”

老张自顾自地点火，深深吸了一口，两股飘逸的烟气，从两个黑黑的鼻孔里施施然地流了出来，他一脸满足地说道：“老谭呀，饭后一根烟，快活似神仙！你想想，生命那么短促，你又何苦跟自己过不去呢？看看我，十八岁便开始抽烟了，现在，都已经吸了二十多年了，还不是活得好好地？老实说吧，戒了烟，人生一半的乐趣也就完啦！”

一番痛快淋漓的话，说到了爸爸心坎里去了，爸爸频频点头，搁在桌上那只手，早已按捺不住地伸向了那个敞开着的烟盒。

此后几年，爸爸的脸，又在一团团白白的烟气里浮浮沉沉了。生命苦短呀，行乐需及时。爸爸的烟，抽得又快又多，他的牙齿，已慢慢地由淡黄转成大黄，又由深黄变成灰黑色了。

就在这时，传来了老张的死讯。

那位告诉他“戒了烟，人生一半的乐趣也完了”的好友，死于肺癌，年方四十五。

消息传来，爸爸如遭雷殛，整个人霎时从烟雾缭绕的梦境里醒了过来。他看看围绕身畔的四个孩子——最大的，还在念中四，最小的，仅仅只有六岁，尚未入学。

爸爸狠狠地下了戒烟的决心，而且，说戒就戒，不需零食、

不要糖果，好似变魔术一样，第二天，便与烟诀别了。

隔了很多年以后，爸爸在谈及那两次戒烟截然不同的心情时，平静地说：

“第一次戒烟，我仅仅把它当成是个人的事，戒得心不甘、情不愿的，很是痛苦；所以嘛，后来朋友稍稍一说，我立刻便给自己找了个借口，重新大抽特抽了。第二次戒烟，为的是家庭与孩子，我下的是破釜沉舟的决心，运用了自我抑制的意志力，过程虽然也很痛苦，但却能坚持到底。”

爸爸一直健壮地活到八十六岁，才无疾而终。

他那种“只要你愿，你就能；只要你坚持你能，你一定行”的信念，不但影响了很多朋友，也成了他四个孩子人生的“座右铭”。

是的，任何事，只要你愿，你就能；只要你坚持你能，你一定行。



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，以便奉寄稿酬。